

起先仰着头看,把黑体的大字整排地扫进眼里,然后趴下看,下面的字小,泛黄,带着潮味儿,但在我看来,像一个个调皮的小精灵,翩翩飞进我的眼里。

读“闲书”

□刘 平

奶奶对书的概念是:学校老师发的就是“正经书”,其余的都是“闲书”,她平常只允许我看“正经书”。可在我看来,没有比读闲书更好玩儿的事了,真的。

七八岁左右,上别人家看糊墙的报纸是我喜欢的事。到了人家家里,不管生疏,微笑一下,算打了招呼。然后就安安静静地盯着土墙上的报纸。起先仰着头看,把黑体的大字整排地扫进眼里,然后趴下看,下面的字小,泛黄,带着潮味儿,但在我看来,像一个个调皮的小精灵,翩翩飞进我的眼里。终于读完一面墙了,我站起来,吐出一口气,“呼——”真过瘾!

看小人书也是顶好玩儿的事儿。那时候的小人书是宝贝,人家轻易不会借出。不过镇上有个合作社,明亮的玻璃柜台里摆着一排排干净漂亮的书。没钱买,就整天整天地蹲在柜台脚下,隔着玻璃,一遍又一遍地看小人书的封面画,猜想里面的故事。有时也会在村里遇到有小人书的人家,百般央求、千般保证之后,终于获得了看书权。索性不回去了,坐在人家门槛上,小心翼翼地展开书,抹平书角,狼吞虎咽地扫视着,一排排文字,一页页图像尽收眼底。夜色渐黑,在人家的一遍遍催促下,悄悄地折起一个书角,恋恋不舍地放下小人书。第二天又起个大早,上人家门口候着,接着上次留下的痕迹阅读。那种等待与期盼的感觉总让人心里痒痒的,或许生活的乐趣正在此处吧!

倘若遇上放鞭炮,那就更好玩儿了。那时鞭炮大多数是用废书卷成的,噼里啪啦炸响之后,很多带字的碎片,混合着硫磺味儿,宛如五色的蝴蝶,欢笑着,舞蹈着,翩翩而来。我捧起那些碎片,展开,抚平,拼凑着一个个残缺的句子,从互不关联的词语中想象它们曾经描绘的故事。那种过眼过心的阅读,宛如一波波灵动的浪花,层层叠叠地涌来;更像柔柔的春风,悄悄拂过心底,留下一些温暖的念头,一些新奇的思绪,真好。

瞒着老师,偷偷地看《今古传奇》《中华传奇》等“闲书”更是一大乐事。那时最流行的是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,琼瑶的言情小说。把语文数学等教科书正大光明地摆放在书桌上,中间偷偷地藏上一本“闲书”。上课时做作业时是不敢看的,被老师发现了,有多少没收多少。干这种事总是在下晚自习后,等同学们纷纷离开教室,就点起一盏油灯,从城墙般的学习资料里抽出闲书,上面盖一本“正经书”,默不作声地翻看起来。乡村的夜晚很安静,窗外经常有小虫子唧唧的叫声,偶尔会传来几声飞鸟掠过树枝的沙啦啦声。一书在手,竟不知时光流逝,直到校长提着马灯,推开教室门,大声催促:“都几点了,还不睡觉!”这才极不情愿地站起来,伸个懒腰,合上书本,溜回宿舍,捂在被子里,拧开小电筒,就着微光继续阅读。

后来啊,读书的场地渐渐变换,书籍的种类也渐渐多起来,工作必需的专业书,生活必需的常识书,五花八门的杂书……但这些书大多如过眼烟云,真正润泽了心灵、滋养了灵魂的,却还是那些少时读过的“闲书”,它们仿佛是一颗颗种子,逐渐在我心中生根、发芽,并催生出许多鲜活的思想,许多有灵性的花枝。

到底是读“闲书”养人呢。



或许,它们知道,只有一颗纯粹而不染纤尘的心,才可以在滚滚红尘中,保持一份淡泊和从容。

玉兰花开

□芙 蓉

小区的院落里有几棵玉兰树。萧瑟的冬日,我上班时常从它们身旁经过。灰褐色的树干,三五米高的样子,光秃秃的枝丫上,擎举着一个个灰黄色、毛茸茸的花蕾,椭圆形的花蕾,很是别致。

我每次经过玉兰树的时候,都不免好奇:这样不起眼的树怎配得上叫玉兰呢?又怎敢大言不惭地叫玉兰呢?人常说:“谦谦君子,温润如玉”“君子如兰,思之可追”。我真的很难想象,如此其貌不扬的树怎会开出如玉般的花朵?能拥有氤氲如兰的芬芳?我疑惑地看着这些平凡的玉兰树,嘴角总会扬起一丝不易觉察的笑。

初春,春寒料峭,乍暖还寒,院落墙角的那一株春梅早已花枝袅袅,梅香扑鼻了。不远处的草地上,迎春花也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,以灿烂的姿态喷薄着芳华。我下班经过那几株玉兰时,惊喜地发现,冬日里枝丫上毛茸茸的花苞竟然在春风呼唤中,带着迫不及待的生命动力,饱满挺拔起来了。花蕾的表面泛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绿黄色。那微不足道的绿,透着春的气息。不过,它们依旧是一副平淡无奇的模样,不免让我着急和失望,可它们好像并不在意,只是兀自高擎着枝头鼓鼓的花苞,在春风中不紧不慢地等待着绽放的佳期。那安之若素的神态中竟然有几分掩饰不住的自信。看着这些玉兰树,忽然想起了小林老师漫画中的一句很温情的话,“等待一朵花开,需要很多的耐心和微笑”,不由得莞尔。或许,等待玉兰花开亦是一件美好而温暖的事情吧。

微醺的春风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,它总能在春寒料峭的时节里,用温暖的深情点燃每一朵花的梦想。没过几天,院落里那几株玉兰竟真的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般呼之欲出了。刚开始,这些不起眼的花苞,像穿着白纱裙的青春少女,轻掀褐绿色门帘,偷偷地用一张张洁白无瑕的脸,好奇地打量着外面陌生的世界。没过几日,它们便在春风的抚摸下各自张开了九片白色的花瓣,“素面粉黛浓,玉盏擎碧空,何须琼浆液,醉倒赏花翁”了。枝头的朵朵白玉兰,如碧水中含苞待放的玉芙蓉,洁净淡雅、不染纤尘,卓尔不群,似高举着的白玉杯,庆祝着从平凡到高雅的蜕变。它的周身缠绕着淡雅的芬芳,香而不郁,淡而不俗,恍若一个温婉出尘的江南女子,真的让人另眼相看了。

在北方的早春季节里,没有哪一种花能开得如玉兰般硕大、高雅。我重新打量着这洁白如玉的朵朵玉兰,不由得想,这些玉兰花定是感恩于冬季漫长时光的孕育,才“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”地开出硕大的花朵,以回报春光的吧。它们一定是有着满满的自信,才不需要绿叶的衬托,寂静生长,兀自旖旎,吐露芬芳。或许,它们知道,只有一颗纯粹而不染纤尘的心,才可以在滚滚红尘中,保持一份淡泊和从容。

这兀自灿烂如玉兰,在短暂的花期之后,纷纷如雪片飘落。它们完成了使命,无悔地回归大地。一些日子后,当我再一次走过这些玉兰树的时候,只见它们安详地迎着春光,已是满身的绿叶,一派生机盎然的模样,坦然地迎接着生命的下一次轮回。

小院之美

□学 军

三年前买了现在的住所。虽然地段略偏,还是一楼,但那自带的五十多平方米的小院儿却令我心仪,而且价格也合理,于是略经思考便买了下来。

房子经过简单装修,里里外外收拾妥了,小院儿也被我铺上了一层熟土,用来养花种菜,还修整出了一条铺满碎石的小路。

从此以后,我仿佛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“农夫”,业余时间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小院儿里。今天种一棵果树、明天植入一丛花,跟我设想的一样,小院儿很快就有了生机,像一个活泼的少女,漂亮又充满活力。

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,很少有人家能拥有这样一个小院。看多了高楼大厦,能在小区里看到绿植心情都会大好。小院种了东西,我也有了盼头。早上起床后,小院儿成了我的晨练之处,看看黄瓜、摸摸西红柿、瞅瞅角落里的灯笼果、给豆角搭个架、浇水除草,下了班也窝在小院里,一待几小时。

小院里的作物得天地之精华、风雨阳光之滋养,肆意生长、热闹非凡。

我的小院儿情结,是有“遗传”基因的。母亲七十多岁了,依然固守在老家,她说她喜欢土地,喜欢那片菜园子。儿时的小院在记忆深处,镌刻着时光旅程。我打小搁这儿生活成长,编织梦境、遐想未来,街坊邻居的轨迹均以小院为基点,虽半径迥异,但圆心唯一。特别喜欢夜幕降临之际,小院收敛日间的利落,变得腼腆羞涩,我呆呆地坐在院子里,皎洁的月光落在地上,那幽蓝色的摇篮曲,在远处时隐时现。

儿时的小院儿,种下的是一家人的希望,是保一家人不至于挨饿的补充。而今县城老家的生活早已不同当年,离家不远处就有一处菜市场,各种蔬菜便宜得不得了。自从我有这个小院之后,特别能理解母亲了。每天和这些看似安静实则充满灵气和活力的植物们相处、在小院中随意走走,在你需要的时候,它会用一朵花或者一个美好的姿态,给你想要的芬芳慰藉。

冯唐在《我心目中的理想房子》中这样写他这方面的喜好:“有树。最好是果树或者花树或者又开花又结果。自家的果子长得再难看也甜;哪怕花期再短、平时打理再烦,每年花树开花的那几天,在树下支张桌子,摆简单的酒菜、开顺口的酒,看繁花在风里、在暮色里、在月光里动,也值了。”

也许我的小院儿不完全符合他心中的理想,那有什么关系?也许在大家心目中,我的小院子原本也平常,是因为我的过分喜爱,才赋予了它耀眼的光辉,那又有什么要紧?我觉得好就行。

时间过得可真快,母亲老了,我也人到中年。就像母亲说过的那样:“有个院子好啊,种点菜、养点花,有心事就会挂家。”母亲说得一点不假,一看到满园花盛、果蔬丰硕,就动了回老家的念头。

